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三十五年

第 2223 次会议

1980 年 5 月 20 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2223)	1
通过议程.....	1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局势:	
1980年5月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94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 1964 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 1965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 2223 次会议

1980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伊德·奥马鲁先生**（尼日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2223)

1. 通过议程

2.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局势：

1980年5月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41)

下午3时3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局势：

1980年5月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41)

1. **主席**：根据第2222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并且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

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第一位发言人是哈勒胡勒市长穆罕默德·米勒赫姆先生；他是安理会第2222次会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的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3. **米勒赫姆先生**：我非常希望布卢姆先生此刻在场。

4. **主席先生**，谢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发言。我还要向那些为我在这儿出席作出努力的人们表示感谢。

5. 我不只是作为九个人中的长者向安理会各理事国讲话，而且也是作为1917年鲍尔弗宣言以来遭到如此多折磨的民族中的一员向安理会理事国讲话；那九人被绑架、赶出家园并驱逐出边境。60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反抗不给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利，并由非巴勒斯坦人将他们的土地殖民化。

6. 1937年皮尔委员会报告说，犹太移民不断增加，将造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犹太人统治的难以忍受的前景。如今1980年，约有150万巴勒斯坦人被犹太人统治。另有300万左右被撵走的巴勒斯坦人也被以色列军队派出的攻击部队和以色列莫萨德所压制；而以色列军和莫萨德都接受美国的援助。数十亿美元无休止地流入，使以色列得以剥夺巴勒斯坦土地并在那里住下来，在被占领领土——不是象贝京先生所说的解放区——折磨巴勒斯坦人，并袭击黎巴嫩南部。当我经过黎巴嫩南部时，是以色列士兵护送我抵达尼日尔公路检查站的，一路上除以色列士兵外，我未见过任何别的士兵。以色列人还袭击过难民营，恣意进行屠杀和破坏。

7. 过去13年来对我们人民的不能容忍的迫害加剧了。以色列人摧毁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家庭。在这点上，我请安理会参阅今天这一版《纽约时报》，它报道说，5月2日希伯伦的一些店铺遭到毁坏。是谁的店铺呢？是希伯伦(哈利勒)一个居民的店铺，这人叫伊德里斯·赫巴威；1929年他的家庭曾经接待过20家犹太人并保护过他们。现在他们得到的报偿就是赫巴威先生的店铺和房屋被毁。

8. 1968年，以色列的推土机把我的哈勒胡勒诚的旧址夷平，这是公开的事，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以色列人还驱逐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居民，还把数以千计的人投入监牢。许多人被扣留，而且我敢说，在任何城镇或乡村里，没有哪一家没有人被扣留或被监禁过的；时间有长有短，从一、两个月直到终身监禁。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说这是为了安全的原故。巴勒斯坦人不经审讯就被监禁，遭受非人待遇，并受到严刑拷打。在驱逐我的那一天，在我的城镇里一位被监禁者的母亲——她的名字叫恩·杰哈德——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在阿什凯隆牢房被终身监禁，由于他的牢房小得甚至连腿都伸不开，使他没法睡觉。那样的例子何止千百个。

9. 1979年3月15日，在我的城镇哈勒胡勒，有一个名叫纳斯里·阿纳尼的男孩和一个名叫拉巴·谢拉勒迪的女孩被杀害。据说当时士兵们在对空射击，把这男孩和女孩当做飞鸟。凶手被查获和拘留，但后来被释放。释放他们的原因——公布在以色列报纸上——是为了自卫才击毙这两名学生的——我摘引的是报上的话。自卫？谁在自卫？拿手提机枪的凶手还是除了巴勒斯坦旗帜外手上别无他物的两名年幼学生呢？而且，在两名无辜学生被杀害之后，对我们的哈勒胡勒城实行了戒严。在这里我请问：应该向谁戒严，是受害者还是凶手？对受害者而不是对凶手实行戒严以示惩罚，成何道理？而且凶手之一就是阿巴拉镇的一名定居者。

10. 不仅如此，在戒严时有数十户住房的窗户被打碎。为什么？因为只要发现一名小孩或妇女跨出门口，士兵们就直接冲入这一住房，把住房中的玻璃窗全部打碎。以色列士兵还破门进入三户人家，把珠宝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抢走。作案者的姓名可以在

希伯伦警察局里找到。他们作过案，有档卷，对他们作过14个月左右的调查。安理会某些理事国可能不知道哈勒胡勒是个农业小镇，大部分是农场和葡萄园；而最坏的事是戒严时不许农民去喷灌他们的田地，而3月份正是喷灌的月份。清晨到他们田地去的农民被抓住要被狠揍一顿——我有他们的名单，他们在希伯伦医院有住院记录——而且他们的喷灌机也被没收了。

11.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79年3月26日，当我们在西岸哈勒胡勒镇处于严格戒严状态时，在白宫正签署戴维营协议。对我们的人民或我们的土地实际上不意味着和平，这是什么样的和平进程呢？如今我们三人被驱逐又是为了什么呢？那只是因为我们以及选举我们的人民拒绝拟议中的自治计划。

12.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他们要我们自治，而这种自治，正像贝京和他的内阁所说的，无权控制土地，无权控制水源或电力，甚至无权控制电话通讯。那是什么样的自治呢？在我被驱逐之前，我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有足够的权力。我们有充分的权力管理我校的学生。所以，自治就是现状的继续，使占领状态永存下去。

13.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反对这事：使野蛮的占领永远存在下去并使它合法化所作的努力。我们对定居点表示“不同意”。对屠杀耶路撒冷和阿奈卜塔的无辜学生，我们说“不行”。我确信上个月在阿奈卜塔有位学生被杀掉。他是怎样被杀害的呢？一位名叫马萨菲的图勒卡尔姆地方长官在高中学生和平示威游行结束时来到，学生们正回到学校，他叫住那名随后被杀害的男孩。但那男孩害怕，逃跑。马萨菲开枪击中他的腿。这男孩倒下了。马萨菲追上来，向他头部开枪。马萨菲现在何处？他现在担任图勒卡尔姆的地方长官。他手里掌握着法律。

14. 我们对破坏我们的家园和财产也说“不行”。两个月以前，在拉马拉有30辆汽车被破坏或捣毁，在哈勒胡勒约有40辆被毁，是由信仰者集团和卡亨的追随者干的。当这两个城镇的市长接到电话说有人在毁坏汽车之类的事件，由于在占领下的市长不掌握警察部队，他们就同地方长官办公室联系。我们没有警察

部队。正如布卢姆先生说的，我们根本没有权力维持秩序。我们理应维持秩序。怎么维持呢？警察部队在他们控制之下；他们的士兵和定居者有手提机枪，他们在街上漫步，恣意进行屠杀和破坏。比雷和拉马拉的市长给拉马拉地方长官打电话，告诉他：“出事了，有人正在毁坏汽车，我们接到一连串电话告急。”你们知道谁在办公室？是地方长官的秘书，他睡意正浓，回答说，“地方长官大约在10小时后才来，等着吧。”

15. 我们怎能维持秩序？谁掌握着法律和秩序？如果一位市长每周不能保持六天同耶路撒冷接触，法律在哪里呢？秩序在哪里呢？

16. 对改变亚伯拉罕圣清真寺，我们说“不行”。而你们在这儿看到阿訇在清真寺里祈祷。它是伊斯兰清真寺，而现在差不多变成像犹太教会堂的模样。

17. 对以色列的严刑拷打，我们说“不行”；但是这样却使我们有些人住进了医院。有些人瘫痪了住在医院里，有些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伯利恒精神病院有20人，由于头部遭到打击，他们精神错乱了。还有另一些人在坟场——从牢房到坟场。

18. 对征收重税，我们说“不行”；不是向商贩征税，而是对市政工程和服务征税。我办了一项供水项目，我必须向当局纳税。他们不但没有给我钱来帮助这个项目，反而还向我这个市长课税，并向承包商也征税。

19. 尤其是对于占领，我们说过“不行”，我们还将继续说“不行”，全世界也将继续说“不行”。

20. 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说“不行”。我们中间谁会同意占领国继续迫害他的人民，继续迫害任何人民？同时我们也说过“行”。我们不是说“不行，不行，不行”的拒绝阵线力量——像人们有时说他们的那样。对我国人民的自决，我们说“行”；对于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土地，我们说“行”；对于我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以及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我们说“行”。是谁缺乏安全感？是希伯伦市长，或者哈勒胡勒的法官或市长，或者是图勒卡尔姆的官员、地方长官？他击毙了那个男孩，可还是地方长官？他依旧在我们的土地上。对于巴勒斯坦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主权国家，我们说“行”。对于遣返回国，我们说“行”。

21. 现在我想谈谈布卢姆先生的发言，特别是5月8日〔在第2221次会议上〕关于言论自由的发言。各理事国都知道，大约18天以前我遭到驱逐。我要问，布卢姆先生说的言论自由是否指的是目前强加给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禁止他们向报界发言的禁令？他是指限制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不得走出他们市镇的禁令吗？这些禁令现在正在执行中。他是指阻止巴勒斯坦人去阿克萨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祈祷的数十道关卡吗？他是指装在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工会和商会代表以及慈善团体代表电话上的电子设备——在我们电话上装窃听器吗？我打电话的每句话都被录了下来。他是指把哈利勒(希伯伦)、阿奈卜塔、和哈勒胡勒等城镇以及贾拉宗宰沙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同外界隔绝吗？

22. 言论自由怎能包括检查被占领西岸的地方报纸，或者包括压制我们人民的声音，甚至竟然禁止去看看希伯伦地区被毁坏的600杜诺姆麦收的新闻记者呢？三个月前，直升飞机向600杜诺姆左右的小麦和大麦喷洒药物，贫苦农民的全部农作物现在都成了灰烬。希伯伦西区约有100杜诺姆橄榄林也遭到同样命运。当新闻记者要去访问该地时，有20名士兵在那里设了关卡，不许他们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干的事是合法和有理的，应当让它开放，给全世界看看。

23. 布卢姆先生谈到1945年防护(紧急)条例，而且说约旦实施过那些条例，他还提到雅法的地名。看起来布卢姆先生的地理知识很差。雅法是约旦的一部分。这些条例是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布的，而英国的委任统治现在不存在了。他声称1967年6月4日以前约旦执行过那些条例。在约旦统治下实际上不存在那样的紧急法，现在也不存在。因此，约旦从未在布卢姆先生称之为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地方引用过该条例。什么是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呢？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就是被占领的西岸。他在改变城镇和地区的名称。他们在毁坏事物的形象。而推土机在毁坏土地的面貌。

24. 而且我要提醒布卢姆先生注意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①他说他们不承认日内瓦公约；他们不承认红十字会；他们不承认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他们还承认什么呢？他们不承认一个民族的存在，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有时他们说我们

有尾巴；请看，我并没有尾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说：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25. 根据今天的报纸，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两家人，其中一家是从贝特萨胡尔被转移到杰里科附近的一个废弃的难民营里。理事国是否知道该营地住的是什么东西？是蛇和野狗。这些家庭被转移到那儿。那是荒地，夏天炎热异常。一家人的成员中有父亲，他是一名职员；他的女儿也是职员；还有个儿子或女儿，我想他是在比尔泽特大学读者。当然，谁也不能去上班了，而学生也不能去上学。但是他们可以呆在杰里科附近的难民营里。

26. 如果像布卢姆先生5月8日发言中所说的，“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控制”，〔同上第35段〕我想问问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全世界：是谁在着手控制被占领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和迫害行为呢？人们以为可以到西岸去的代表团，却遭到以色列的禁止；他们不能到那里去。那么昼夜都在进行的恐怖行为怎能被制止呢？不只是由信仰者集团帮伙和定居者——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军队所干下的恐怖行为，谁将来制止呢？军事当局拒绝或不批准我们的市政项目，例如希伯伦的饮水项目，谁将去结束这种状态呢？希伯伦市长和市委员会要在拜尼奈伊姆村挖饮水井，但是以色列人说“不行”。那件事或者哈勒胡勒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和农业公路会给中东的安全带来任何危害吗？如果要问布卢姆先生，他会说，“市场离学校太近”。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可是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承认安理会任一理事国都会对我们学生的福利感兴趣并表示关心，但不是布卢姆先生；他的士兵打断上课，殴打学生；教室地板上留有学生的血迹。批发市场对于我们的学童既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也不是个干扰的因素。

27. 布卢姆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谈到哈利勒的犹太教信徒，这事非常重要。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我希望布卢姆先生此刻在这里。犹太教信徒去犹太教会

堂，而不到清真寺去。既然在希伯伦我们没有犹太教会堂，犹太定居者竭力将亚伯拉罕清真寺改变成犹太教会堂。伊利·哈兹夫是什么人？他的名字叫小詹姆斯·马洪；他们那一帮人拿着手提机枪在哈利勒街上干些什么呢？在祷告吗？——希伯伦没有犹太教会堂。哈兹夫是谁？他的经历对巴勒斯坦居民，特别是希伯伦居民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经历对以色列占领下的恐怖生活起过什么作用呢？这人出生在弗吉尼亚，长大后成为基督徒。在越南使用暴力和杀人成性，来到以色列，转信犹太教，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资格。以色列在占领的西岸定居点给这个人提供了十分完善的安置，而这人崇高暴力并且好战。他专门来到以色列同阿拉伯人作战，在以色列精锐部队中当狙击兵。去年5月，他因撞入阿拉伯人在希伯伦的住宅、殴打居民、捣毁他们的家具和财物而被监禁。放出后不久，又因在我的哈勒胡勒城镇毁坏汽车玻璃窗而被逮捕，但没有控告他。

28. 我要再次问问安理会，具有那种信念并带着手提机枪的人是在祷告吗？不是，他们什么事都干，但不是祷告。早在1976年他们在亚伯拉罕清真寺撕毁圣可兰经。他们在半夜闯入住宅，恐吓妇女儿童。他们在哈勒胡勒、拉马拉和舒法特捣毁私人汽车，而舒法特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村子。他们闯入超级市场，袭击店主，捣毁货物。他们在阿拉巴镇周围砍倒葡萄树。

29. 有一次一名记者问我：你的先祖什么时候来到巴勒斯坦的，我告诉他：“我的先祖在亚当之后就来了。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以及其他人来流来往不断；我坐在我的门口看着这些人流往返，而我却留在那里。”

30. 我想最后评论一下布卢姆先生的发言。最没有资格谈论他称之为苏联占领阿富汗这一内容的人就是布卢姆先生，我愿提醒他注意“自己有短处，不要去揭别人的短”这句古话。

31. 让我们在联合国及其决议的掩护下为争取真正的和平而努力工作。让我们的妻子儿女在双亲照料之下生活。顺便说一下，谢赫的妻子两个月前去世了，这样他的四个孩子身边就没有父亲或母亲；他想

打电话给他们——他房里有电话——但不可能，因为电话线被切断了。他要问他的儿子生活供应是否不错，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但他不能同他们通话；不能同他的儿子们讲话。他们的母亲死了，父亲被驱逐了。法律何在？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原则。让我们回到选举我们的人们身边，他们迫切需要我们的服务。让我们回到我们人民中去，以便我们可以致力于我们为他们设想的雄心勃勃的项目中去。

32. 我们总是把人民的愿望向所有人呼吁——当我说“向所有人”是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幽灵鬼怪和尖端武器并不能带来和平。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是承认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我们家园的权利和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在我们本土巴勒斯坦建立主权国家的权利。我们不是好战的人民，韦茨曼先生和巴列夫先生说得对，即使被驱逐出去的市长什么也没有说，希伯伦的事件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不是好战的人民，我们也不崇尚暴力。我们国家的出现将会维护和平，而继续对它否定只能给和平带来威胁。

33. 以色列应当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条款。可是他违背了这些文字规定，带来严重的后果；现在又违反了那些协议，先是驱逐我们，随后又不让我们再次入境。以色列人没有对我们起诉就驱逐了我们，并且不给我们辩护的权利。他们没有把我们带到法庭，而是虚伪地告诉我们说，要带我们到国防部长办公室去。我们没有见到过任何人。我们被蒙着脸，掷出了边境。我们在桥头被拒绝重新入境——各理事国知道此事——在这以后我们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们拥有书面的决议，但是以色列人说“不行”，尽管是安理会几乎一致作出的决定。

34. 我很抱歉，占用了安理会那么多时间。让我们执行这一决议吧；让我们同秘书长携手并进，让我们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不需要护送，不需要警卫人员，因为我们没有持手提机枪，而秘书长和安理会各理事国只要说真话就能维护世界和平。

35.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哈利勒市长法赫德·卡瓦斯马先生。安理会第2222次会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他参加讨论，现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36. **卡瓦斯马先生**：我是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最古老的城市哈利勒来到安理会的。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几度在迦勒底王国的乌尔逗留后受到哈利勒人民的热情接待。在那个善良的城市哈利勒，亚伯拉罕决定住下来直至逝世。历史上各种信仰的巴勒斯坦人在哈利勒和睦相处。

37. 苏里曼·阿卜杜勒·马立克1,300年以前建立了易卜拉欣米清真寺，对我们祖先表示崇敬的纪念。易卜拉欣米清真寺成为全世界穆斯林最神圣的殿堂屹立在那里。哈利勒的宗教自由经历了历史的风暴——这要赞扬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直到本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侵犯才在哈利勒公民之间制造了混乱和分裂。

38. 1967年该城被以色列占领时，以色列人全然不顾一切基本的人道和法律准则，把圣殿分开并在里面建立犹太教会堂，侵犯了清真寺的宗教圣洁。如今穆斯林只能在一半的清真寺里祈祷，而且只能在以色列人的枪口下进行。

39. 1968年，以色列占领军企图加强他们的扩张政策，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那样做是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的；该条禁止占领国将自己的居民转移到占领区。

40. 今年2月10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在该城中心安置犹太人。当时我们向安理会抗议以色列的非法决定；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审议这项不法行为。秘书长按照本机构的请求行事，向我发出了邀请，以哈利勒市长的身份，到安理会出面作证，证实以色列内阁的异常严重的决定所造成的危险局势。安理会可能还记得，以色列拒绝了安理会的那项决定，从而阻止我到联合国总部来。因此，2月29日我发了一封信给安理会，已在第S/13830号文件中散发。我在信里叙述了定居者和占领当局反对哈利勒居民的某些非法的和无人道的活动。

41. 我不想重复那一文件的内容，滥用各理事国的宽容精神或竭力使他们再忍耐一番。虽然如此，由于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一再受到我们可爱城市所遭受的这些悲惨事件的侵扰，我相信重点叙述我们困境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是有益处的。

42. 拉比莱文杰的仆从对哈利勒城手无寸铁的公民的种种自警团做法和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所犯下的暴行，活生生地证实了想使我们国土殖民化、把我们赶出家园，夺走财产并剥夺我们自由的那些家伙的种族主义特性。

43. 从定居者抵达我们城市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对我们的妇女儿童使用恐吓手段。就在五天前，以色列部队冲进我的住房；在我已被驱逐之后，他们直接进入我的住房殴打妇女和儿童。他们一直恐吓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对我们的房屋进行射击，并毁坏我们的庄稼。这事继续到安理会开会的此刻还没有完。刚刚在两天前，以色列当局自己宣布拘留拉比迈尔·卡亨及其追随者，因为他策划了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公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计划。

44. 正是在这点上，我希望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下列事实，即此等蛮横和野蛮的罪行不只局限于我们的哈利勒城；它们已经涉及到每个巴勒斯坦城市和乡镇。巴勒斯坦居民和土地都逃脱不了占领国的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土地、巴勒斯坦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它的受害者。

45. 我们以和平手段提出抗议。我们控诉以色列当局，他们按照国际法有义务保证我们在占领下的公民的安全。但是我们的控诉被置若罔闻。相反，以色列军还给犯罪者提供保护，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还参与了这些罪行。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它是负有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安理会通过了第465（1980）号决议，强烈痛惜以色列的做法，并且宣布它们不合法，是违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以色列当局完全蔑视决议里所表达的国际意志，变本加厉地对我们民族进行压迫，对城镇实行宵禁、限制居民的行动自由、实施连坐处分、破坏房屋并限制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和社会领导人的政治活动。

46. 像任何遭受外来压迫统治的人民必然会做的那样，我们的人民通过和平的和武装手段继续进行斗争。就像法国人民反对纳粹主义的战斗和南非人民继续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那样，我们的人民把他们的斗争推向高潮，终于在我的城市哈利勒的市中心犹太人定居点爆发了5月2日的事件。

47. 就在同一天，尽管以色列当局知道我们同那次抵抗行为并无关联，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把我的同事和我从我们家园驱逐到黎巴嫩去。驱逐我们的行动是非常触目惊心 and 野蛮的。他们以类似纳粹的卑鄙方式从我们的家里、在我的家人中间把我们三人绑架走。这样做毫不尊重我们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地位，而且这样做严重侮辱了我们宗教最高权威拉贾布·阿塔米米伊斯兰教法官的体面，从驱逐行动开始到我们抵达南黎巴嫩为止，用帆布套子罩在我们头上。

48. 5月8日，安理会又再次开会讨论我们被以色列当局驱逐的问题。那时安理会决定要以色列撤销它的非法行动，并允许我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在安理会决定之后，我的同事米勒赫姆先生和阿塔米米法官和我带着有安理会决议案文的标识前往侯赛因王桥。以色列官员按照军事长官的指示行事，不许我们行使这项基本人权。

49.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当局说我们的言论造成了在我的哈利勒城出现暴力事件的环境，以此作为借口，来证明驱逐我的同事和我是正确有理的。这完全是胡说，是一派谬论。

50. 驱逐我们的决定是在5月初事件之前很早以前就作出的。当我们反对戴维营协议和自治计划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决定驱逐我们。我们的人民认为这两者都是在向我们的自决权利、我们自由生存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宣战。那些协议目的在于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统一并使得占领我国和压迫我们人民的行为永久化。在我们为反对以色列在我国土地上实行定居政策而斗争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决定驱逐我们。他们决定驱逐我们是因为我们反对以色列采取的非法的措施和做法，诸如摧毁房屋、非法在监狱中拘留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人民强行实施连坐处分并驱逐社团领导人。他们驱逐我们是因为我们向世界舆论揭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和宗旨的丑恶面目。他们驱逐我们，因为我们向安理会写信，叙述占领的非人道和残酷现实。这些就是我们5月2日被驱逐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以色列所说的那样。

51. 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请允许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世界的良知提一个问题：是谁

应该被驱逐，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是殖民定居者还是土著居民？我请问安理会，谁应当被驱逐，是布鲁克林的拉比卡亨还是哈勒胡勒市长呢？谁应当被驱逐，是德国的拉比莱文杰还是其家族在希伯伦历史上住了2,000年的阿塔米米法官呢？是谁应当被驱逐，是背着机枪来到哈利勒的人们还是由哈利勒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呢？

52. 安理会此刻正面临一种挑战。它的信誉受到极大威胁。如果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安理会不能保证被非法驱逐的三人返回其家园，又怎能期望整个民族对它的决定抱有信心呢？

53.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想向美国代表讲几句话，并问问他：先生，你的政府说它致力于人权、民主、平等和自由，以及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如今，假如在这个显然是基本人权之一的道德问题上，你的政府宁愿保持沉默，那么我们巴勒斯坦人民怎能对你们抱有任何信心或相信你们呢？当美国明确宣布定居点是非法的，但同时又每年给以色列30亿美元在我国土地上建设定居点，我们又怎能信赖美国呢？当我们听到美国说它需要在中东维护和平，而与此同时又送给以色列各种武器、坦克和飞机来屠杀西岸、被占领领土、黎巴嫩以及别处的巴勒斯坦人民，我们怎能信赖美国呢？当美国谈论人权，但现在却保持沉默，并不支持我们作为自由的人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又怎能信赖美国呢？

54. 安理会给了我表述我们困境的机会。主席先生，我希望向你和其他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决心通过一切手段返回我们的家园。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正义必将取胜。

55. **主席：**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当前的决议草案〔S/13949〕进行表决。如果我没有听到反对意见，我将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以14赞票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第469(1980)号决议〕。

56.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政府对当前提交安理会审议的这一问题的立场，在5月8日〔第2221次会议〕美国的发言中已经阐明，现在也没有改变。因而我国代表团在就这一决议草案表决时弃权。

57. **主席：**我请要求发言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58.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好啦，这里美国又有个理由不充足的借口，蔑视对日内瓦第四公约所承担的义务。这是条约和公约史上非常危险的时刻。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条说：

“各缔约国”——我把美国也认作其中之一——“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美国公开宣称而且记录在案，它不能保证尊重日内瓦公约。我看不出美国有任何理由仍然认为它自己是该公约的一方。

59. 美国是否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是无关紧要的。决议通过了，我们的人民知道世界是在全力支持他们。如果美国要脱离大家，保持一票的少数地位，这是它的权利。但是它就必须考虑到它正在遵循的孤立主义政策的后果、特别是反对人权和反对在世界上行使人权的后果。

60. 人们对特拉维夫的代表今天上午的话并不感到奇怪，他竟然对安理会说以色列

“并未承认日内瓦第四公约在它辖区内正式有效，可是事实上它的确在应用该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第2222次会议，第57段〕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早在1968年一位叫做耶胡达·兹韦·布卢姆的教授就提出过一个以色列的论点，否认该公约适用于西岸和加沙；而此人现在是特拉维夫的代表。以色列的论点是以这样的说法为基础的，即该公约只适用于占领缔约国所合法拥有的领土。如果

一方不是缔约国，那么弱肉强食的原则就能横行于世，每个人都可以违背该公约。一个早已清楚确立的事实是：该公约“领土”一词除了包括对该领土法律上的权利外，还包括仅仅事实上的权利。就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的具体情况而言，该领土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权利以及该领土的主权，都是属于该领土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在该领土上的存在仍旧是非法的，具有一种军事占领的地位。就那个意义上说，全世界是一致同意的。安理会一致通过的465(1980)号决议，清楚的肯定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61.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任何占领国军事管制下的任何领土，决不会日子好过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必然是粗暴的，因为外来的军事占领违反一个民族的意志，侵犯了它的权利，人民将起来抵抗。因而，占领国不得不粗暴。我不是在为粗暴辩解，而是说武装抵抗是由于外国占领军的残暴所引起的。

62. 安理会在它的465(1980)号决议中重申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都应当受到日内瓦第四公约的保护。可是今天上午有一种说法，认为赞同465(1980)号决议的是伪君子，因而它是伪善的、厚此薄彼和折衷主义观点的产物。那是特拉维夫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独裁者的说法。但是，如果特拉维夫是正确的，那么世界其余各地就是不对的。

63. 特拉维夫的代表重述了被占领领土上所施行的法律条例的来源。其中首先是英国委任统治当局1945年发布的防护(紧急)条例。我在这里不想说明这些条例为什么发布，但是我同意那些防护(紧急)条例是粗暴和无人道的，构成对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以致某些巴勒斯坦犹太人也说它们仅仅适合纳粹政权所干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一个纳粹政权，有什么两样呢？实质上他们都是排他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和具有侵略性的。所以，引用这些条例反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仅仅是进一步证明——如果还需要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性质。一位以色列记者说过：

“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是在仿照英国委任统

治政府的做法，是一种人们难以接受的惩罚的形式。如果居民犯了罪，他们应当受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让他们在监禁和流放之间进行选择。”

64. 安理会好心邀请到会发言的那些被驱逐的领导人，只犯了一项罪：就是他们声言反对对他们的占领和以色列非法统治。如果那是一条罪状，就可以驱逐更多的人，可能不要多久，就会有更多的数以千计的人遭到以色列同样的对待。那时，我们将面临数以千计的更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是由于他们发表反对意见而被驱逐。事实上在5月9日，特拉维夫的内阁成员阿里尔·沙龙曾对《晚报》说：“我们驱逐了两位市长，世界依然风平浪静。那么为什么不驱逐另外的20人呢？”

当然，以色列可以依赖于美国的最后否决权。伊斯兰教法官和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声言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以色列的做法。

65. 先知穆罕默德对穆斯林说——请谅解我的译文，因为我不知道它的确切程度：

“谁见到不道德行为或坏事，让他努力用行动去整顿它；如果不用行动，就用语言；如果不用语言，就用希望，而希望是所有方式中最软弱的。”

被驱逐领导人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抗议、否认和反对不道德行为和坏事。还有什么比拖延非法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如征用土地、非法拘留、屠杀学生、喷洒落叶剂、在农产品上散布毒药、或者什么别的手段更大的不道德行为和坏事呢？

66. 1976年11月11日，安理会主席发表下述声明，而美国代表是发表该声明的一方：

“……安理会同意：

“……

“再次认为以色列采取的、势必要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的措施和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以及转移居民都是无效的，不能改变其地位，并且再次紧急要求以色

列取消已经采取的所有这类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势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进一步行动。”〔第1969次会议，第41段〕

67. 特拉维夫怎么反应的？华盛顿怎么反应的？让我们从华盛顿开始说起。我以为自1976年以来，华盛顿如果不是出于恫恫、至少也是出于同情，给以色列倾注或输入了100亿美元以上；它至少导致了那些正在犯下的罪行。特拉维夫是怎样反应的呢？如果我们根据安理会由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暴行而不得不为审议被占领领土局势召开会议的次数来进行判断，那么答案就在安理会的记录本和逐字记录里。

68. 我不能不以尽可能强烈的词语来抗议纽约市市长的行为；他就在不久前某天参加了一个庆祝蔑视联合国决议和否认美国政府就耶路撒冷地位和局势所公布政策的队伍行列。

69. 今天在我们这儿参加会议的市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军事占领当局的官员。他们是由人民选举出来履行为人民的利益和福利办事的责任。他们不是送公文的听差或秘书。他们是由人民选举出来执行任务的。如果像今天的电报所说的，占领军在考虑寻找新的入选来当希伯伦和哈勒胡勒的市长，我可以在这儿告诉他们，他们办不到，因为在我们人民中间没有卖国贼。他们已选出一些人到那些岗位上去，他们将为他们选出的代表战斗，使得他们能完成其职责，直到他们选出其他人来代替他们的那天为止。

70. 今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绝妙的文章，它说以色列在采取更强烈的立场来反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我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发现了什么呢？什么是阿拉伯人的暴力？一个17岁的男孩子向军车投石头？结果是对他的家庭采取集体处罚，包括他60岁的父亲在内，而且有如哈勒胡勒市长已经说过的，把全家迁走。

71. 我可以理解，罪犯犯下了罪行，还要竭力为它们辩解。但是他们又说了谎话。事实显然是，男孩遭到士兵们皮靴的踢打，不得不送到医院去，经过外科手术，正在恢复之中。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男孩是从自行车上跌下来的；一个17岁的男孩第一次骑上自行车，闯到小汽车上。可是也有些军官证实他

挨了打。这男孩是挨打后被送到外科医生那里去的。请想想摧毁房屋和1938年11月9日纳粹洗劫之夜般的暴力和罪行，当时汽车和车窗被贝京的仆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仆从和接受数以亿计的以色列镑的人们所捣毁，为的是维持他们反对阿拉伯人的活动，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迫使其余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不会。我们对于纳粹洗劫之夜般的暴行不会保持沉默，我们要回击。

72. 特拉维夫的代表今天上午在发言中指控希伯伦市长号召“准备战斗，争取胜利，并使用石油武器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第2222次会议，第49段〕我不知道，一个被占领城市的市长向他的同胞、朋友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应当利用其资源来减轻他的痛苦和伸张正义，这是否是个罪状。就在不久前某天，我们看见美国国务卿马斯基先生飞到欧洲，要欧洲人对伊朗实行制裁，因为该国劫持了50名美国人质。那么，当400万巴勒斯坦人被当着人质时，其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应当作何反应呢？号召我们的弟兄们——不仅他们，还有我们的朋友——应当利用他们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石油还是别的任何东西，以缓解那种局势；那不是我们的权利吗？那不是罪状。

73. 而且特拉维夫代表今天上午提到日内瓦第四公约时故意装傻，说：

“这大概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第四红十字公约而不是指有关道路交通的日内瓦公约。”〔同上，第57段〕

嗯，那是在侮辱人。当然，他既可以指责每个人都是伪君子，为什么不可以说别人都是傻瓜？他非常清楚我们说的是日内瓦第四公约，而安理会在其第465(1980)号决议中表明该公约适用于占领下的领土。

74. 他还在那次发言中试图引用“1955年第29号约旦市政法着重说明，市长有义务采取行动维护市政利益和公共秩序。”〔同上，第60段〕除了解放他的城市之外，市长还能干什么呢？那是他能够为他的城市做的最好的事。市长的职责不只是建设下水道系统或灌溉系统，开办一所学校，或者设法不受阻碍地开办一个蔬菜批发市场。一个市长还有责任将他的人民从外国占领之下解放出来。安理会中为反对纳粹而奋斗过的

人们都记得他们的教士、市长和选举出的代表的头一件任务就是把他们的国家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成为卖国贼。

75. 现在我来谈谈下面的发言，我希望事实证明是我理解错了。今天上午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以色列最高法院作为高等法院开庭，决定接受此项申请”〔同上，第63段〕并审理此案。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被驱逐的人将允许回去到法院为他们的案件辩护呢？否则就将通过缺席裁判呢？或者将发生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无辜者被投入煤气室处死或者被吊死之后，法院是否要开庭来裁决：此项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如果还存在任何正义，我要说，应当允许这些人立即回去，为他们的案件进行准备并出庭，因为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庭是不能听取和审理案件的。否则就是缺席裁判，那将是对正义的嘲弄。

76. 今天上午我们还听到一些武断意见。当然，安理会不要求到会的人都是清白的。我只是让安理会各理事国按他们愿意的方式去解释它。

77. 最后，有人还提醒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国际上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发言，这一发言《纽约时报》摘引说对西欧构成了威胁，若不顺应他的要求，西欧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影响。唉，这是一种曲解。阿拉法特主席并没有进行威胁说，“如果你们不顺应我的要求，我将威胁你们的利益。”那是坐在特拉维夫宝座上的暴君的精神状态。

78. 当然，我们知道世界其他地方应该理解我们的困境。我们确是感到高兴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更多的理解我们，愈来愈多地支持我们。我们看到在这儿反映出来。我们没有变成威胁要毁灭世界的无赖。

79. 我确信安理会和秘书长将使被驱逐的领导人获准尽早回去——如果让我说，则是让他们立即回去——到他们的国家履行他们的职责去。假如刚通过的决议也被置之不理，我们依然抱有信心。宪章上有补救办法。我们将尽快回到安理会，并且尽量让安理会履行它的义务，肩负起它的责任。宪章中有办法，我们知道安理会执行它的决议是在安理会权力范围之内。否则我确信安理会将在这儿再次见到我们，5月8

日我们说我们该回来，而我们回来了，再次吁请安理会：应该允许两位市长和法官返回，为他们的人民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且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要说他们应该同家人一起回去，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回去。

80. **穆图克瓦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见到你这位非洲杰出的儿子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倍感荣幸。自从贵国在今年初成为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以来，我们一直按照非洲统一和团结的真正精神肩并肩地工作。因此，赞比亚代表团在本月份其余时间里同主席充分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

81. 我希望讲几句话，因为赞比亚代表团对被占领土上事态的严重转变感到震惊。安理会又碰到会员国拒绝执行其决议的问题。以色列又一次蔑视安理会的决议而处之泰然并傲慢成性。安理会应确保这项刚刚通过的决议得到充分执行。

82. 赞比亚代表团坚定地认为，所有国家，特别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对监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所作决定有义务接受与执行。这项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必须明确并确保遵守安理会决定这一文明的行为准则得以实施。宪章规定有各种办法对付诸如以色列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那样的顽抗者。

83. 安理会方才听到了以色列如何继续压迫、镇压被占领的已被它殖民化了的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苦境。作为人类在对待他人时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痛心。英雄的希伯伦市长阿瓦斯马先生哈利胡勒市长米勒赫姆先生和希伯伦伊斯兰教法官就在我们面前，他们来到这里为非常明显的本案辩护。这些杰出的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暴行的一些最近受害者。

84. 以色列继续阻止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自己巴勒斯坦祖国的土生土长的城市。他们没有别的家园可去。必须毫不含糊地告诉以色列，无论是用武力或者任何其他手段阻止300万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家园，都是完全非法和不人道的。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不会也不可能被以色列为那些野蛮行为辩解的宣传说来说服来反对我们的同胞。我们谴责这类行为。

85. 赞比亚政府一再声明，除非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尊重并得到遵守和恢复，中东的多事

地区不可能得到解决并恢复和平。现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以色列必须懂得这个事实。巴勒斯坦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正受到致命的威胁，现在也该是那些支持人权的人们挺身而出，站到巴勒斯坦人一边的时候了。我们按照原则为一切人争取正义，我们谴责那些作恶的人们的双重标准。

86. 我希望在结束发言时记录在案，赞比亚代表团极其厌恶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圣城的行动，它含糊地把它说成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不能得逞的痴心妄想。

87. 现在的事实是以色列政权继续推行其征服、对抗以及敌视的挑衅和侵略政策，以它的行动决心挑

起中东的一场灾难。我们的简单劝告就是要他们懂得：通过调解和伸张正义是以色列求得和平未来的唯一途径。

88. **主席：**感谢赞比亚代表团对我和我的国家的赞美之词。现没有人要发言了。安理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它议程项目上的审议工作。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

注

①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287 页。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a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